

盛夏时节，天气燥热，百物难以下咽，忽然就想到了茄子。晚饭时，如果有一盘酸辣可口的凉拌茄子，就着薄粥，缓缓而嚼，那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呀。小时候在乡间，每逢夏季茄子下来时，我没少吃过凉拌茄子。凉拌茄子的做法很简单，先上锅将洗净的整个茄子蒸熟，剥去皮，将茄肉一缙



豆包 AI 制图

茄子多为浑圆形，也有长条形的，若小儿臂，长达半尺。至于颜色么，多为紫皮，不过，现在也有了绿皮的，这也许是品种改良的缘故吧。

茄子有多种吃法，除了上述凉拌茄子外，茄子炒豆角、红烧茄子、油炸茄子，都不赖。小时候，我在农村还吃过生拌茄子。将茄子洗净，切成细丝，加上剁碎的青辣椒、蒜末，调上适量的盐、醋，用手反复地抓一抓，然后上桌开吃，味道绵软可口，喝粥下饭皆宜。

多年后，读一些植物类的闲书，我才知道，茄子不宜生吃，因为其中含有龙葵碱，生吃容易中毒，会出现腹胀泻肚症状。但家乡人至今还在这么吃着，我也还在这么吃着，情况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也许是吃得少的原因吧。贫困年月里养成的一些习惯，今生怕是不易改掉了。茄子还可以蒸包子，茄子包子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，似乎都喜欢吃。我母亲善于蒸茄子包子，她老人家每次做这种吃食，我都要趁热吃上三四个。茄子除了好吃，还具有清热活血、消肿止痛、降低血压的功效，长期食用茄子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用冬天地里的茄子枝叶煮水，泡洗治疗冻疮有奇效。少年时，由于贪玩，冬天里我常和小伙伴们在旷野里疯跑，结果手脚生出冻疮，疼痛不已。母亲发现后，一边爱怜地责备着我，一边领着我，赶到生产队的菜园子，拔一捆茄子秧，煮水替我清洗，往往清洗过两三次后，我的手脚就会光滑如初。

茄子又名落苏，南方称为矮瓜，来自印度，种植时间很久，据称南北朝时期已有栽培，但至少在宋代，应已被广泛种植，宋人郑清之就曾写过一首有趣的咏茄诗：“青紫皮肤类宰官，光圆头脑作僧看。如何缁俗偏同嗜，入口原来总一般。”说茄子圆乎乎的样子像和尚的头，这个意象很新奇，也很有意思。清代画家金农据此诗，还曾画过一幅茄子图，并把第二句诗题到画上，让人看了忍俊不禁。郑清之说茄子滋味一般，我看未必。他之所以这样说，要么是不会做，要么是不懂食茄，否则，为何僧俗都喜好吃的茄子，他偏偏要说滋味一般呢？

重返韩家湾

○ 亚 东

在韩家湾矿部通往村里的小路上，我遇到了韩家老二。他看上去像一名刚从井下上来的矿工，黧黑的脸颊，七十大几的人，皮肤上长满老人斑，衣着褴褛，像一个拾荒老人，或者说是比拾荒老人更像拾荒老人。一见面我就向他打招呼，他却对我不理不睬，我并不甘心，再次向他问候：“二老，你这是干甚去？”这一次他冲我笑笑，弯腰从地上捡起麻袋，那麻袋看上去黑漆漆的，像是装过煤的袋子。如果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，你永远也不会把这样一个老态龙钟的“拾荒老人”，和千万富翁的名头联系在一起。

是的，他真的是富翁，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韩家湾村就是以韩家弟兄居住于此而得名。

韩家湾村位于神木市石圪台镇，从地图上看，它在陕西省的最北边。如果把陕西地图形象地比作一只站立着的“狼”，石圪台镇就是一只竖起的狼耳朵，韩家湾村就坐落在耳朵尖上。这里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隔河相望，河的名字在内蒙古叫乌兰木伦河，翻译成汉语就是红色的河，流入陕西后叫窟野河。

刚来的时候，有西安的朋友打电话问我在哪，我说在内蒙古和朋友喝酒。对方说跑那么远就为喝顿酒啊？其实他不知道，我们从陕西到内蒙古仅仅隔着一条大河，开车几分钟就到内蒙古地界了。记得有一年发大水，把桥梁冲垮了，临时在河道上修了一条便桥，所有去内蒙古的车辆都要从便桥上过。不一会儿，拉煤的重车就把刚搭建的便桥压“瘪”了。我和同事被挡在河对岸回不来，如果绕道，至少要多走3个小时的路程，经过商量，我们向村民借了几块木板，边走边搭路，终于跨过了还在上涨的河水。村民对我竖起大拇指：“你们这些糊脑子胆真大！”“糊脑子”是当地方言，大意就是普通话里的“二杆子”。

2007年，我来到韩家湾煤矿工作的时候，矿部只有两排早年建起的石砌窑洞，窑洞是1987年来这儿开矿的兰州军区21军盖的。后来中央军委叫停了军队办企业，军人撤走后，就把韩家湾煤矿交到了地方上。空荡荡的大院子里长满杂草，韩家老三的两头毛驴在院子里悠闲地吃着草。放眼望去，院子外面就是一眼望不到边际、辽阔苍茫的毛乌素沙漠。那个时候，韩家湾煤矿全矿有正式职工16人，大家都住在窑洞里，窑洞既是居住的场所也是工作和学习的场所，宿舍合一。也就是在我到来的这一年，韩家湾煤矿开始了技术改造，从一个年产60万吨的小煤窑升级成年产300万吨的现代化矿井。年产60万吨，在关中算是中型煤矿，在陕北却是小煤窑。原因是神府煤田

是我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，占全国探明储量的15%，相当于50个大同矿区、100个抚顺矿区，与俄罗斯的顿巴斯煤田和库兹巴斯煤田、德国的鲁尔煤田、美国的波德河煤田和阿巴拉契亚煤田、波兰的西里西亚煤田并称世界七大优质煤田。后来相继建成的红柳林煤矿、柠条塔煤矿，以及张家峁和小保当煤矿，年产量都在千万吨级以上。

当时的条件是艰苦的，从韩家湾到石圪台的路是沙石铺就的，从石圪台到大柳塔的柏油路面正在修建中，去一趟大柳塔镇，很多时候都要开着车从没有路的沙漠、河床和红柳林中穿行，因为我们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，必须到大柳塔镇才能买到。大柳塔镇是大型央企神东公司总部所在地，那里有不亚于省会城市西安的宾馆、饭店，有不亚于一线城市北、上、广、深的大型超市、游戏厅、歌舞厅等娱乐场所，曾经被国内多家媒体称作“中国的科威特”！

到了冬季，天气晴朗、万里无云时，能看到也不知是在哪年哪月，于山的内部自燃了的露头煤和升起的袅袅青烟。村里的老年人讲，打他记事起，就能看到燃烧红色山头，那里直到今天还在冒烟。走近山下的河床，能见到一层一层也不知是在唐朝还是宋朝就已燃烧的岩石，呈深红色，用手一掰就碎了。

记得有一年大雪封路，外面的车辆进不来，矿上的车辆也出不去。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，我和几名同事一大早出发，沿着河道走了3个小时来到镇上，在镇上吃罢中午饭返回矿上时，已是黄昏，肚子里就又打起了腰鼓。

每年4月份是陕北的风季，当地人的说法是刮黄风。如果走出窑洞看到西边鄂尔多斯方向升起大片大片乌云，那就赶紧回到窑洞，关好门窗，能关多严实就关多严实，待在房间里，因为这并不是要下大雨的迹象，而是沙尘暴就要来了。要让我形容，这沙尘暴就像铺天盖地从天边飞来的蝗虫，乌泱乌泱的，劈头盖脸扑过来，顷刻间，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沙粒打在脸上，针扎的感觉，呼吸之间沙尘飞入嘴中，在牙齿间摩擦，咯嘣作响。有时沙尘暴还会裹挟着暴风雨而来，风声、雨声组成的尖啸声此起彼伏，在蔚为壮观的同时也令人惊恐不已。

尽管条件艰苦，我的工作热情还是很高，每天起来吃完早饭就坐在窑洞中开始办公，一直到中午吃饭时间。在这个地方，除了工作也没有别的事可做，所以我除了工作还是工作——建立基础档案，整理原始资料，规范管理模式，一切都是从零起步。

从矿部到井口要穿过村子，说是村子，远不像关中的村子那么有规模，因为整个

村子里就住了包括韩家兄弟在内的4户人家。矿井的设备也是因陋就简。要想富先修路，技术改造前首先就是修路，否则就是把煤挖出来也运不出去。打通从石圪台到韩家湾之间5公里的道路，把沙石路建成水泥路。记得2012年我陪电视剧《郭秀明》的导演、编剧莫伸老师来韩家湾煤矿采风的时候，在韩家老四的家中采访，老四婆姨对我们说，20世纪80年代末，一家人从沟底把煤挖出来，由孩子们一块一块地背到路边，套上马车拉到石圪台，一吨煤卖4块钱。后来挣了钱，买了一台小四轮拖拉机拉煤，现在家里用大卡车拉煤，是这条通往外面的公路让他们家富裕了起来。

如今，韩家湾村不再是只有4户人家的小村落，而是和陕北其他村子一样，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村庄了。任何时候，人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脚印走，在村子里，有超市、餐馆、夜市烧烤、关中面馆，凉皮、陕北羊杂碎、铁锅炖羊肉应有尽有。原来孤零零的平房，现在已连成片，韩家老三宽敞的大院落里，玻璃修成的长长走廊豪华气派。穿过村庄就是韩家湾煤矿现代化矿井，高耸的选煤楼、巨大的蓝白相间的煤仓，雄浑壮观。煤的价格也从当年的4块钱一吨上涨到了现在的400元一吨，是工业让这里的人们富裕了起来，是工业让这里从贫困走向繁荣，也是工业的快速发展，让这里的经济增长了一百倍！

在村子的路边，我再一次遇上了韩家老二，这一回是他首先和我搭话。

“矿上的？”
“是。”
“我耳背，听不到。”
于是我大声问他：“你住在这里？”
他听到了我的问话，用手一划拉面前的门面房说：“这两排都是我的房子。”言语中充满自豪和满足。

紧接着他就对我讲起了他的羊，韩家老二和他的两只羊的故事在矿上几乎人尽皆知，为了他的羊，他没少到矿上找领导。其实他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路边经常过车，惊吓了他的羊，要点赔偿。多年来，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他经常往返在家和矿部之间。如果不了解情况，谁会把为了两只羊整天喋喋不休的老人，与一个千万富翁联系在一起。

“我去职工灶上要点烂菜叶子回来喂羊，他们不给我。”他愤愤地对我说。我这才明白，刚才看见他手里拿着的那个脏兮兮的黑色袋子的用途。

离开韩家湾的时候，我站在矿部大门口等车，看到韩家老四正在门前捆绑一堆捡拾回来的纸箱子，韩家老二驱赶着他的羊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身反差满满的性子，在家里上演着热闹灵动的“疯狂”日常，把平淡的烟火时光，闹腾得暖意融融、生动滚烫。

如狗般活泼是皮皮“疯狂”的第一宗“罪”。

皮皮最颠覆猫咪天性的模样，便是它十分活泼，有点像护家的忠犬，这是恬淡的咖咖从未有过的热忱。绝大多数猫对家人人事漠不关心，咖咖亦是如此，任凭门外喧闹嘈杂，自稳坐一隅、安然酣睡，如果有外人进门，总是赶紧往屋里跑，寻个自认为安全的角落藏匿起来。可皮皮天生带着极强的家庭归属感与守护欲，俨然是恪尽职守的小卫士。

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世间百般滋味，名利是浮华浅味，欢聚是转瞬淡味，唯有祖父沉淀至深的亲情之味，不张扬、不浓烈，又而根植心底，愈发绵长。这一味无关饮食，是心安之味，是守望之味，亦是时光沉淀的感恩之味，十年不变的琐事，教我长久的温柔，不求回报的成全……

遍尝人间浮沉，始悟至味从不在乎于一时惊艳，而在岁岁年年不离不弃的陪伴。寻常朝暮，重复琐事，纳尽了世间至深的亲情，余味绵长，经久不绝，伴我一生长走世间。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”于我而言，纵使岁月催人老去，纵使这份沉淀于流年的亲情至味从未宣之于口，却贯穿了我的整段少年时光，亦如清风明月，岁岁长存。

至味无言

○ 周雨辰

味亲情，闯荡途中方知世间少有长久不变的照料。太多温情皆随时日消散，祖父十年不曾间断的守候，恒定如初，清扫、等候、操劳并非乏味琐事，而是他独有的告白。陶渊明确写：“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”千里之外，每逢佳节，念祖父半生付出，便觉心中暖意木理般缠绕，挥之不去。

再归故里，见祖父步履渐缓，两鬓尽白，朝暮不变的半生，为晚辈撑起一片安稳天地。踏进门扉，祖父眼底从不掩藏的喜悦里凝着包容、无私和独属长辈的厚重清味。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财喜也疯狂（2）

○ 墨耘

咖咖显然被这个不速之客吓了一跳。它本能地弓起背，发出警告的嘶嘶声。可那小东西浑然不觉，一头扎进咖咖怀里，用小脑袋使劲拱着，嘴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似乎要吃奶。这下给咖咖整得不会了，僵在原地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和妻子，那眼

世人论味，多言珍馐瓜果、唇齿甘辛，殊不知世间最醇厚一味不在舌尖，而在血脉。东坡有言：“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彼时不解其意，及至回望祖父半生朝夕，方知清欢不在山水风物，而在至亲无言相守。

少时居于乡间，祖父起居作息数十年如一日：天将破晓，推门赴院中劳作，松土修篱，打理庭前草木；日升之时，清扫庭舍，擦拭桌椅，予以屋院清静；日暮归来，静坐檐下，或扫拭旧物，或倚门等候家人。不言辛劳，不诉烦闷。朝暮晨昏，初见只觉寻常无奇，以为人本当如此。王维诗云：“野老念牧童，倚仗候荆扉。”那时祖父鬓发尚青，日日操持细碎，蕴有绵长牵挂，彼时少年懵懂，肆意享用这份妥帖，只道日日如常，从未细品深蕴。

及我负笈远行，奔走求学，才读懂这一